



雨果戏剧集

第二卷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吕克莱丝·波基亚	许渊冲 译 (1)
玛丽·都铎	许渊冲 译 (83)
安日洛	谭立德 译 (181)
吕伊·布拉斯	许渊冲 译 (269)
城堡里的爵爷们	谭立德 译 (383)
题 解	许渊冲 谭立德 (471)

吕克莱丝·波基亚

许渊冲 译

剧 中 人 物

堂娜·吕克莱丝·波基亚

堂·阿尔方斯·德·埃斯特

杰纳罗

居贝塔

玛菲奥·欧西尼

杰波·利韦莱托

堂·阿波斯托洛·加泽拉

阿斯卡尼奥·佩特吕齐

奥洛费诺·维特洛佐

吕斯蒂格洛

阿斯托尔福

纳格罗妮公主

一个掌门官

几个修道士

贵族，侍从，卫士

威尼斯。费拉拉。15××年。

第一幕

欺人太甚

第一部分

〔威尼斯巴巴里戈宫的一个平台。狂欢节之夜。时时有参加化妆舞会的蒙面人穿过舞台。平台两侧，是灯火辉煌、管乐齐鸣的宫殿。平台上有树阴和草地。在深处，平台台阶下面，看得出是楚埃卡运河，河上有时看得见尖头船划破黑暗，半明不暗的船上坐着蒙面人和音乐师。每艘船穿过舞台后部时，不是演奏幽雅的交响乐，就是唱凄凉的歌曲，乐曲声渐渐远去，慢慢消失。背景是月光下的威尼斯。〕

第一场

〔几个衣着华丽的年轻贵族，手里拿着假面具，在平台上谈话。〕

〔居贝塔，身穿军官制服的杰纳罗，堂·阿波斯托洛·加泽拉，玛菲奥·欧西尼，阿斯卡尼奥·佩特吕齐，奥洛费诺·维特洛佐，杰波·利韦莱托。〕

奥洛费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人们犯下了这么多的滔天罪行，后人简直会认为是不堪回顾的，肯定地说，以前也

从没有发生过更阴森可怕、更神秘莫测的事了。

阿斯卡尼奥 一些阴险毒辣的人，干下了阴险毒辣的事。

杰波 我呢，我知道事实的真相，诸位大人。是我的表兄卡里亚勒红衣主教阁下告诉我的，他比谁都更了解内幕。你们知道，卡里亚勒红衣主教为了和法兰西的查理八世打仗的事，和里亚里奥红衣主教争吵得非常厉害？

杰纳罗（打呵欠）啊！杰波又在给我们讲故事了！我才懒得听呢。不听这些故事，我也已经够累的了。

玛菲奥 杰纳罗，你对这些事不感兴趣，这也难怪。你是一员不怕危险的勇将。你的名字与众不同。你不知道谁是你的父母。不过谁也不怀疑你是贵族，这只要一看你舞剑弄刀的本领就可以知道；但是大家相信你的贵族身分，也只是因为你打起仗来像一只狮子。我用灵魂担保，我们是亲密的战友，所以我说起话来不怕得罪你。你在里米尼战场上救过我的命，我在维琴察的大桥上也救过你。我们曾经赌咒发誓，在危难中，在情场上，我们都要互相帮助，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会为你报仇，你也会为我雪恨，我的仇人就是你的仇人，你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。一个占星术士预言我们两人会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我们赏了他十个金币。我们不是普通的朋友，而是同生死、共患难的兄弟。但是，说到最后，你的运气好，你的名字只有杰纳罗三个字，你和谁也没有亲属关系，不像我们这些世家子弟，永远摆脱不了名门望族世代相传的厄运。你真幸福！现在出了什么事，从前出过什么事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有男人一同打仗，有女人一起寻欢作乐，不就够了？家族和城邦的历史，这和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既不属于哪个家族，也不属于哪个城邦，只是一个军旗下的战士。至

于我们，杰纳罗，你看，那可不同了。我们不得不关心时代的灾难。我们的父母都和历史的悲剧息息相关，我们的家族几乎都还在流血牺牲呢。杰波，把你知道的事实告诉我们吧。

杰纳罗 （坐到一把安乐椅里，好像要睡觉的样子）等到杰波讲完了，你们再叫醒我吧。

杰波 请听我讲。在一千四百九十……

居贝塔 （在舞台的一角）九十七年。

杰波 不错。是在一四九七年。在一个星期三到星期四的夜间
.....

居贝塔 不对，是在一个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。

杰波 你说得对。那天夜间，台泊河上有个船夫，他睡在河边船上看守货物，见到一件可怕的事。那是在圣叶罗尼莫教堂的下游。时间大约是半夜过后五点钟，船夫在昏暗中，看见教堂左边的路上来了两个步行的人，他们东走走，西走走，显得心神不安；然后又来了两个人，最后还来了三个；一共是七个人。只有一个人骑了马。那时，夜色还很浓。台泊河岸上的房屋只有一扇窗还没熄灯。那七个人走到河边。骑马的人转过身去，马屁股朝向台泊河，那时船夫清楚地看到，马的后部一边悬着一条大腿，另一边悬着一个人头和一条胳膊，那是一个人的尸体。这一伙人把守好街角，于是两个步行的人就从马上卸下死尸，四只手使劲地摇摆了两三次。把死尸扔进台泊河中去。在尸体落水的当儿，骑马的人问了一声，只听见那两个人答道：“完了，大人。”于是骑马的人又转过身来，面向台泊河，看见水上漂浮着一样黑色的东西。他问那是什么。有人回答：“大人，是已故的那位大人的斗篷。”于是，那伙人中，

又有人扔石头，把斗篷压到水底下去。干完之后，这伙人就离开了河岸，走上去圣雅各的路。这就是船夫看到的事。

玛菲奥 怎么碰上了这样阴险可怕的事！他们扔下水的是不是个重要的人物？这匹马留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印象：马背上骑着杀人的人，马背后驮着被杀的人。

居贝塔 马背上的人是两兄弟。

杰波 你说得对，贝韦拉纳先生。马背后的尸体是约翰·波基亚；马背上的骑士是塞扎尔·波基亚。

玛菲奥 波基亚这一家人真是魔鬼再世！杰波，你说这两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

杰波 我可不愿谈这件事。他们一家人自相残杀由来已久，谈起来叫人恶心，仿佛一谈就是罪过似的。

居贝塔 那我来告诉你们吧。塞扎尔是巴伦西亚^①的红衣主教，他杀死了冈迪亚^②的公爵约翰，因为他们两兄弟爱上了同一个女人。

玛菲奥 哪一个女人呀？

居贝塔 （一直在舞台后部）他们的妹妹。

杰波 够了，贝韦拉纳先生。不要在我们面前提这个妖精的名字了。我们哪一家没有受过她的害呀？

玛菲奥 她是不是还有个孩子，也和这件事有关？

杰波 是有一个孩子，但是我只愿意说出他父亲的名字，那就是约翰·波基亚。

玛菲奥 这个孩子现在也该长大成人了吧。

① 巴伦西亚（Valencia，法文名 Valence），西班牙巴伦西亚省省会。

② 冈迪亚（Gandia），西班牙地名，即从前的巴伦西亚王国。

奥洛费诺 但是他却下落不明了。

杰波 是塞扎尔·波基亚把他藏起来了，以免她们母子见面？还是母亲把他藏起来了，免得塞扎尔·波基亚加害于他？谁也不知道。

堂·阿波斯托洛 要是母亲藏起儿子，那倒情有可原。自从塞扎尔·波基亚，巴伦西亚的红衣主教，成了瓦朗蒂努瓦^①公爵以来，你们都知道，除了他的哥哥约翰不算之外，他还杀死了他的两个侄子，那就是斯基拉齐亲王基夫里·波基亚的两个儿子，此外还有他的堂兄弟弗朗索瓦·波基亚红衣主教。这个人好像发了疯一样，要把他的亲属斩尽杀绝。

杰波 当然啰！他要成了独一无二的波基亚，那教皇的财产就可由他独吞了。

阿斯卡尼奥 杰波，你不愿意说出名字的那个妹妹，暗中不是也在圣西克斯特修道院养了一班苦修士，深居简出，使人摸不着头脑吗？

杰波 我想是那样的。这是为了和她的第二个丈夫约翰·斯福察大人分居的缘故吧。

玛菲奥 看见这出悲剧的船夫叫什么名字呀？

杰波 我也不知道。

居贝塔 他叫乔治奥·夏沃纳，他的职业是把木材从台泊河上运到里佩塔去。

玛菲奥 （低声，向阿斯卡尼奥）这个西班牙人了解我们的内幕，比我们罗马人还清楚呢。

阿斯卡尼奥 （低声）我也和你一样信不过这个贝韦拉纳先

① 瓦朗蒂努瓦（Valenlinois），法国旧区城名，在今德龙省境内。

生。不过这事不要寻根问底了。弄得不好反而会有危险的。

杰波 啊！诸位先生，诸位先生！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代呵？在这个可怜的意大利，又是战争，又是瘟疫，还有这些波基亚，哪一个人敢说他还能活上几天呢？

堂·阿波斯托洛 啊！得了，诸位大人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威尼斯共和邦的使团，去祝贺费拉拉公爵从马拉特斯塔手里收复了里米尼。我们什么时候去费拉拉呀？

奥洛费诺 已经定了后天启程。你们知道两位使臣也派定了。就是元老院议员蒂奥波洛和格里玛尼将军。

堂·阿波斯托洛 杰纳罗队长也和我们同去吧？

玛菲奥 那还消说！杰纳罗和我是永不分离的。

阿斯卡尼奥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提请你们注意，诸位先生，那就是喝西班牙酒可没我们的份。

玛菲奥 进宫去吧。喂！杰纳罗！（向杰波）杰波，你讲故事的时候，他当真睡着了。

杰波 那就让他睡吧。

〔除了居贝塔外，大家退场。〕

第二场

〔居贝塔，堂娜·吕克莱丝后上，杰纳罗一直睡着。〕

居贝塔（一人）是的，我比他们了解得更清楚，他们轻轻地这样说。我比他们更清楚，但是堂娜·吕克莱丝了解得比我更清楚，瓦朗蒂努瓦公爵又比堂娜·吕克莱丝更清楚，魔鬼了解得比瓦朗蒂努瓦公爵还要清楚，而教皇亚历山大六

世^①却了解魔鬼都不了解的事。(瞧瞧杰纳罗)他睡得多好，这些年轻人！

〔蒙面的堂娜·吕克莱丝上。她看见睡着了的杰纳罗就带着喜悦和爱慕的心情瞧着他。〕

堂娜·吕克莱丝 (旁白) 他睡着了。这样的狂欢节自然会把他累坏了。他多么漂亮呵！(转过身去) 居贝塔！

居贝塔 声音请放低点，夫人。我在这里的名字不是居贝塔，而是贝韦拉纳伯爵，是卡斯蒂利亚的贵族；您是方桥侯爵夫人，是那不勒斯的贵妇。我们不应该露出互相认识的样子。这不是您给我的命令吗？您现在是在威尼斯，不是在费拉拉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你说的对。不过除了这个睡着的年轻人以外，平台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们可以谈一会儿。

居贝塔 那就悉听尊便吧。不过我还有一点建议，请您不要脱下假面具，以免人家认出您来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那有什么关系？要是他们不认得我是谁，我也不用害怕。要是他们认得我是谁，那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了。

居贝塔 我们是在威尼斯，夫人。您在这里有很多仇人，有些谁也管不着的仇人。当然，威尼斯共和邦不会容许有人侵

① 波基亚家族来自西班牙。阿尔方斯·波基亚，西班牙巴伦西亚总主教，于1455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后，曾搜刮大量财富。1492年其侄罗德里格·波基亚又当选为罗马教皇，世称亚历山大六世，他开始将意大利中部各城邦置其统治之下。他和妓女罗莎·瓦诺扎生有四个私生子，即本剧中的约翰(冈迪亚公爵)、塞扎尔(巴伦西亚红衣主教，后为瓦朗蒂努瓦公爵)、基夫里(斯基拉齐亲王)以及吕克莱丝·波基亚。

犯您的人身，但是有人也许会对您出言不逊呀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啊！你说得对。的确，谈起我的名字，就会令人色变。

居贝塔 这里不只是有威尼斯人，还有罗马人、那不勒斯人、罗马涅人^①、伦巴第人，整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而整个意大利都恨我！你说得对。不过，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。我并不是生来就做坏事的，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。是我家族的榜样把我带坏了。居贝塔！

居贝塔 夫人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立刻给斯波勒托政府下达我的命令。

居贝塔 下命令吧，夫人，我有四匹骡子一直鞍不离背，还有四个快腿听差随时准备出发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加勒阿斯·阿卡约利现在怎么样了？

居贝塔 他一直关在监狱里，等候您的命令处决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居夫里·邦德蒙特呢？

居贝塔 在监牢里。您还没有下令把他绞死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曼弗雷德·德·居左拉呢？

居贝塔 也还没有绞死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斯帕达卡帕呢？

居贝塔 根据您的命令，要等到复活节才在圣餐饼里下毒，把他毒死。那还要等六个礼拜。今天才是狂欢节呢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还有彼埃尔·卡普拉呢？

居贝塔 目前，他名义上还是佩萨罗的主教，代理司法大臣。但是，不出一个月，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因为圣父教皇已经

① 罗马涅（Romagne），意大利旧省名，滨亚得里亚海，属教皇管辖。

根据您的控诉把他逮捕，关在严密看管的梵蒂冈地窖里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居贝塔，赶快给圣父写信，说我请求他赦免彼埃尔·卡普拉！居贝塔，释放阿卡约利！释放曼弗雷德·德·居左拉！释放邦德蒙特！释放斯帕达卡帕！

居贝塔 等一等！等一等，夫人！让我喘喘气吧！您下了些什么命令呵？啊！我的上帝！您的释放令像下雨！您的大赦令像下雹子！您一开恩，就像开了闸的洪水，把我淹没在您大慈大悲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不得脱身了！

堂娜·吕克莱丝 不管开恩还是开罪，好事还是坏事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反正有我出钱。

居贝塔 啊！您不知道，好事比坏事还难做得多呢。唉！我这个可怜的居贝塔！现在，您以为自己成了大慈大悲的大好人，但是我成了什么人呢？

堂娜·吕克莱丝 听我说，居贝塔，你是我资格最老的助手，我最忠实的亲信……

居贝塔 的确，十五年来，我一直有幸追随您的左右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那好！居贝塔，我的老朋友，我的老助手，你说，难道你没有开始感到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吗？难道你不渴望有人来祝福你和我，就像从前有人诅咒我们一样吗？难道你犯下的罪恶还不够多吗？

居贝塔 我看您正要变成最贤德的夫人了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难道我们两人的共同罪名，我们卑鄙无耻的丑名，我们杀人下毒的恶名，没有开始压得你心情沉重吗，居贝塔？

居贝塔 一点也没有。当我走过斯波勒托的街道时，有时也听见旁边的乡巴佬哼哼地说：“哼！这是居贝塔，放毒杀人的居贝塔，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的居贝塔，绞死人不眨眼的

居贝塔！”他们在我名字前面加了这么多绰号，就像给我戴了一顶闪闪发光的帽子一样。他们就是这样说我的，有时即使嘴里不说，眼睛也会说。不过，这样说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已经听惯了我的丑名，就像教皇的士兵听惯了弥撒一样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他们加在你身上的恶名，也一样加在我身上。要是你希望有一个人爱你的话，难道你就不怕这些恶名会引起这一个人心里的憎恨和轻视？难道你在世界上没有爱过一个人，居贝塔？

居贝塔 我倒想要知道您爱谁呀？夫人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你知道什么？不过，我对你是无话不说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爱的既不是我的父亲，也不是我的哥哥，既不是我的丈夫，也不是我的情人。

居贝塔 那倒怪了，除了这些人之外，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爱的人来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还有别的呢，居贝塔。

居贝塔 啊！得了！难道您是真爱上帝，才变得贤惠了？

堂娜·吕克莱丝 居贝塔！居贝塔！要是在今天的意大利，在这罪该万死的意大利，还有一颗高贵而纯洁的心，一颗充满了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心，一颗藏在战士盔甲下面的天使的心，我这个可怜的女人，被男人憎恨、轻视、厌恶、诅咒，受到上天惩罚，看起来权大势大，其实在受苦受难，我的灵魂处在痛苦不堪、不幸透顶的状态下，要是我还有一个念头、一个希望、一个办法，居贝塔，那就是在我死以前，要配得上、要能在这颗如此高傲、如此纯洁的心里，得到一席之地、得到一点温情、得到一点尊敬；我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有这点奢望，但愿有朝一日，能够感到他的心高

高兴兴地、自由自在地和我的心一同跳动，居贝塔，说，你明白吗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我才急急忙忙要为我的过去赎罪，要洗净我的恶名，要擦掉我满身的污点，要改变意大利对我的看法，使我这个卑鄙龌龊、沾满鲜血的名字，变成一个悔过自新、改恶从善、重放光芒的形象，你明白吗？居贝塔 我的上帝，夫人！您今天怎么大发善心，要修行学道了！

堂娜·吕克莱丝 不要笑。我早就有这种想法，不过没告诉你罢了。一个人卷入了罪恶的洪流，想停也停不住。天使和魔鬼在我心里交战，我相信天使最后会胜利的。

居贝塔 那么，我们要赞美上帝，歌颂天主了。^①您知道吗，夫人，我不再了解您了，最近一个时期，对我来说，您变得难以捉摸了。一个月以前，您说要到斯波勒托来，您辞别了您的夫君堂·阿尔方斯·德·埃斯特大人，这位先生爱起您来像只斑鸠，妒忌起来又像只老虎；您离开了费拉拉，秘密地来到威尼斯，几乎没有带一个随从，却用了那个那不勒斯人的假名，还给我按上了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。一到威尼斯，您又和我分开，并且不许我露出认识您的样子。然后，您就天天奔走，听音乐，看舞蹈，探亲会友，利用狂欢节的机会，到处戴上假面具，乔装打扮，隐瞒身分，到了晚上，在两道门之间碰到我也不打招呼；忽然，这一套把戏宣告结束，您对我传道说教了！您竟然对我传道说教，夫人！这不是太厉害、太奇怪了吗？您改姓换名，乔装打扮，现在，您又要脱胎换骨，换个灵魂了。说实在的，这不是远远地超过了狂欢节的范围吗？我可给您搞糊涂了。您

^① “我们要赞美上帝，歌颂天主了”原文为拉丁文。

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？

堂娜·吕克莱丝 （赶快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睡着了杰纳罗身边）你看见这个年轻人吗？

居贝塔 这个年轻人对我说来并不是陌生的，我还知道，您来威尼斯后，一直戴着假面具跟在他后面东奔西走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你说他怎么样？

居贝塔 我说，这个年轻人坐在安乐椅里睡觉，要是他听见了您刚才谆谆教诲我的金玉良言，我看他还会站着睡觉呢！

堂娜·吕克莱丝 你不觉得他很漂亮吗？

居贝塔 假如他不闭上眼睛的话，那就更漂亮了。没有眼睛的脸就像没有窗户的王宫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他！

居贝塔 那是您的夫君堂·阿尔方斯的事。不过，我也应该提醒您一声，您这是在白费精力。据人家告诉我，这个年轻人真正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、名叫菲雅美苔的姑娘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那个年轻姑娘也爱他吗？

居贝塔 据说是的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那就更好！我多么希望他幸福呵！

居贝塔 这倒怪了！这可不太多符合您一贯的做法。我以为您会妒忌的。

堂娜·吕克莱丝 （端详杰纳罗）多么高贵的面容！

居贝塔 我看他有点像一个人……

堂娜·吕克莱丝 （赶快）不要告诉我你看他像谁！你走吧！

〔居贝塔下。堂娜·吕克莱丝一人在杰纳罗面前出神，没有发现两个蒙面人刚刚来到舞台后部，在注意地看着她。〕

堂娜·吕克莱丝 （以为周围没有人）这样看来，这就是他了！